# 古文辭類纂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

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旣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鼐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屺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請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按柳河東集中此微僅存韓李為人所刊削汨亂矣鼐按何論太拘昌黎集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末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若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

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于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淸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于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大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

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
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
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
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
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
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
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
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

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覸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

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甯懽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闞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于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大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

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大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
狀

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

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

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

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于學鄧州有僧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

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慊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葢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纚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于晉宋之閒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四人皆以才稱于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日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鑒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縣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

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益
國初以犬例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以爲蘇州
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
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于
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
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淸先是 薄京城
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淸臨淸綰漕道商賈所湊人
情恇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于此境
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 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
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
簡靜甌甯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倨慢公勞送禮有
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
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

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䕶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樊曰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糜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輒遣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燬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厥篤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夔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

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
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
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
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
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藺州儒溪副使劉斯
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蔟人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
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
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
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
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
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
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
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

而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灉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以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灉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劃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

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于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酉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荊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瀨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披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喦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

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權机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峧
地蓋出人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
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
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宫採
靑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
匱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
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
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
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
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
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
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

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蓋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　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　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而公不

逝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禎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賓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余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鄉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讒讒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

首輒淚下鄉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貧不
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
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謁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
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
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
辰孝子銊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緒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
麻與弟敍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
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
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
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
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自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
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羅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覩此可愧也

歸熙甫釣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釣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釣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與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海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淸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

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覗吾家之流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岡作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倣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爲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昔若人石可棽百不逆述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如有此文也又云近于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

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
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
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
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
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
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嗔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
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則可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
可起先悲哀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斂畢先是子舸兄弟三
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
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
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遥遥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
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
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

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固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淸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姑之終其誠孝槪之于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王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蓝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

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之爲瑞草芝之應恆于壽考貴富康甯而于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楓蹔歷日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俯首竊淚下闕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閉闔戸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隣世通游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余等耳不謂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于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余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章節婦傳。

章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章起妻節婦歸章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葢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哀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柰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章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敎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葢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

蓋出于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章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章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敎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儒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

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緜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棰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

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

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畊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楷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槨疾將亟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斂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

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若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

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憾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庇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出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肎窮竟其學曰吾以

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擲子曰我等豈眞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强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嘵嘵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句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癃之疾長臥床褥而孝子

常左右之無遑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饍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隣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襪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倡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畢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成墳卽

哀傷卧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賛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
時日豈道鄉里備歷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日
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
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
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
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
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
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
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
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與旅年少又無出及大父

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樾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淸夜大母倚簾帷坐樾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樾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樾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居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樾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七歲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熛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

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韓退之毛穎傳附。。。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

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

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合河康氏
剞梓家塾

秦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淸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瑯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

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
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
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
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
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
荒遠邇辟德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
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甯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
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
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
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
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
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

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

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

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

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

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之罘立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

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

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

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

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

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淸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旣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旣定黎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
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
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
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
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
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
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
近。畢淸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
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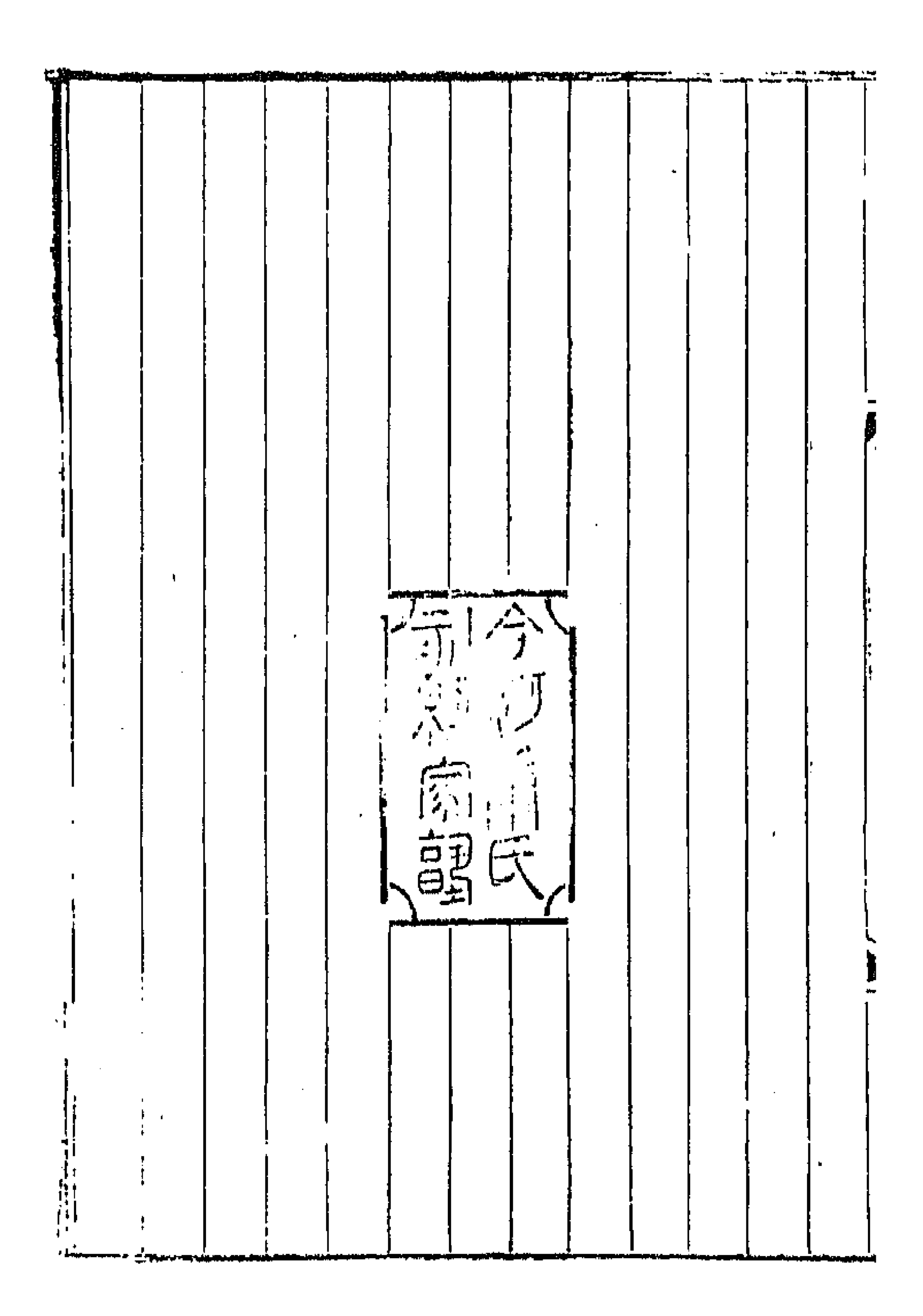
序亦用韻即琅邪刻體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

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碑誌類上編二

##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詠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頌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

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
何千萬年

韓退之平淮西碑

茅順甫云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

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遂通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
上言莫若惡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
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
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
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
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
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
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弟子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戒用勸揭揭元哲

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
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
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
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
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
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
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
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

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鐏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

況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鉏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

之逃。戮。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邱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點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祈咋口懟祥慶弗下州之群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貴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癘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餓徐有廟存婉婉假王惟道
之珧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晷長
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
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開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士實守
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
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
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
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槩喪
文追作詠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
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
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

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

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齋六日

得壬子春分牽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人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肅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遇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逝世有人終漢逮魏晉分

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甃甓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甯令諱雎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甯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人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汲祭任子孫惟宰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愼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

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辦章仍持節將蜀滑荊襄咯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亟顯刻以教無忘可訓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倘蹇連越泰迨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人收功厥後五公亟遵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持南州勤治取最不濟當陽兢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甯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浮

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浮符部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器祏淑溢其筵肆肆惟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屋墻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涉堂進室親登籩鉶有膚胉骼其尊玄清降登受阼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爾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惟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設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

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衞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衞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曾孫曰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畔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衞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二

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烏于
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壃壚數偹禮登
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
無子共有無孫克對無詭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難爲孽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既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
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〇〇〇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
不治父老過之皆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
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

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

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

嗟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則

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

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